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3 June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9年6月10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255(2015)号决议附件(a)段提交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十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迪安·特里安夏·查尼(签名)



2019年4月30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第2255(2015)号决议附件(a)段，其中安理会请监测组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交两份综合、独立的年度报告，说明各会员国执行该决议第1段所述措施的情况，包括就更好地执行这些措施和可能采取的新措施提出具体建议。

因此，谨转递监测组根据上述要求提交的第十次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原文为英文。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人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255(2015)号决议提交的第十次报告

摘要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阿富汗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社会对该国采取的方针办法也出现了重大变化。2018 年 6 月开斋节停火是阿富汗政府提出的倡议，标志着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自 2 月份喀布尔和平与安全合作进程第二次会议以来一直在推动的和平努力的继续。这些努力包括持续与阿富汗和国际宗教学者进行互动接触，以明确表达和平在宗教意义上的必要性。冲突双方对停火的热情令塔利班领导人措手不及。他们迅速采取行动，防止停火期延长或再次出现停火。但他们可能也认识到，如果不对和平谈判表示出一定兴趣的话，他们延长冲突的能力将受到影响。

塔利班随后替换了一些省级高级指挥官，并加快了在全国范围的袭击速度。尽管这导致他们伤亡人数增加，包括高级人物伤亡，但却使塔利班在军事上占据了优势，并在阿富汗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8 月，塔利班袭击了省会城市加兹尼，并控制该城四天。7 月，他们还在阿富汗北部的朱兹詹省击败了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在当地的力量，从这一成功中获得宣传利益，并建立了针对伊黎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模式，且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剩余时间里一直保持这种模式。他们利用 10 月份的议会选举来骚扰本已不堪重负的政府部队，扰乱选举进程。对检查站的夜间袭击迫使政府放弃地处偏远的前哨，更使人觉得塔利班正在获得优势。还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暗杀事件，其中最受瞩目的是 10 月份坎大哈市警察局长阿卜杜勒·拉齐克遭暗杀事件。

到 4 月 12 日宣布名为“胜利”(“Al-Fath”)的 2019 年战斗季开始时，政治背景已经改变。事实上，塔利班和美利坚合众国在 2019 年初已经进行了广泛会谈。“胜利”战斗季的第一周发生了两年来次数最多的安全事件。塔利班拥有强大的武器、弹药、资金和人力供应，有 60 000 至 65 000 名战斗人员，其中一半或一半以上是协助者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塔利班完全控制的地区并不特别广泛，他们也未能控制任何省会城市，但政府完全控制的范围，即塔利班没有给普通阿富汗人的日常安全蒙上阴影的地区也是有限的。塔利班继续得到阿富汗基地组织(QDe.004)的支持和认可，他们是否愿意为了推进和平谈判而放弃获得这种支持和认可还有待观察。

塔利班继续依靠罂粟获取收入，并辅之以非法采矿、敲诈、非法销售和国外捐赠。部分由于干旱，部分由于种植面积减少，2018 年罂粟产量从 2017 年的创纪录高位下降，但仍高于前几年。塔利班每年从非法毒品贸易的各个方面获得的收入仍高达数亿美元。这些收入来源使塔利班与阿富汗有组织犯罪分子有系统地

接触和结成伙伴关系。继续部分依赖国外捐赠，体现在出国旅行，特别是前往海湾国家，以及塔利班代表与这些国家的个人和实体之间进行接触。

在喀布尔进程和多年来存在的一系列非正式接触的基础上，本报告所述期间继续推进和平倡议，越来越多的会员国寻求发挥建设性作用。塔利班和美国官员第一次获得承认的会晤于 2018 年 7 月举行。在 9 月任命美国特使后，会谈速度加快，随后在 2019 年初进一步加快。截至 2019 年 4 月，塔利班和美国之间就后者以军事撤出换取前者的反恐保证达成了初步谅解，但迄今尚未就如何推进阿富汗-阿富汗和平进程或该进程应如何符合阿富汗现有的政治时间表达成一致。总统选举已经推迟，目前定于 2019 年 9 月举行。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遭受了军事挫折，但阿富汗仍然是其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外最大和最具威胁性的阵地。在朱兹詹战败后，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北部不再有明显的人员集中驻扎。但据推测，它仍然指挥着 2 500 至 4 000 名战斗人员，主要是在楠格哈尔和毗邻的东部省份。它在 2019 年初的袭击频率低于一年前，但仍保持着强大的能力。与此同时，阿富汗境内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广泛结盟。据估计，阿富汗境内共有 8 000 至 10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包括与伊黎伊斯兰国一起作战的人员。绝大多数来自邻近地区，其中大多数来自巴基斯坦。塔利班庇护下的来自中亚地区的作战人员可能同情伊黎伊斯兰国并怀有在中亚发动袭击的野心，但目前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

随着和平进程向前推进，国际社会对第 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制度越来越感兴趣，因为考虑到有必要为列入名单的塔利班谈判人员提供旅行便利。2019 年 4 月 6 日，委员会批准了对 11 名受制裁个人为期 9 个月的旅行禁令豁免。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塔利班现状		6
A. 塔利班领导层		6
B. 对 2019 年战斗季的预期		8
C.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9
D.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以及与犯罪活动和犯罪组织的联系		9
二. 和平进程		12
三.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情况		13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17
五. 制裁的执行		18
A. 旅行禁令		18
B. 资产冻结		18
C. 武器禁运		19
六. 监测组的工作		20
A. 与会员国和非官方对话者的合作		20
B.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20
C.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20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合作		21
E. 促进公开辩论		21

一. 塔利班现状

A. 塔利班领导层

1. 自监测组上次报告(S/2018/466)和 2018 年 6 月开斋节停火以来, 塔利班领导人不得不应对一些挑战, 包括意外开启与美国直接谈判, 许多塔利班中高级指挥官受到定向攻击, 以及有几项宗教法令裁定, 根据伊斯兰教义, 阿富汗冲突是不合法的。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塔利班领导人还是设法保持了该团体的整体团结, 同时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和与其他会员国的接触, 引导该运动走向更大程度的政治认可。应当指出, 塔利班与会员国的这种接触经常违反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名单所定的旅行禁令。

2. 过去 12 个月最重要的动态之一是普通阿富汗人要求结束战斗的呼声越来越强, 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突显对战争疲惫和不满的事件是开斋节停火, 停火从 2018 年 6 月 15 日持续至 17 日。停火期间, 估计有 25 000 至 30 000 名塔利班分子进入政府控制的城镇和村庄。这些塔利班人员与政府官员以及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进行了直接和平接触, 甚至联合庆祝开斋节, 这是前所未有的善意表现。

3. 然而, 到停火第二天, 塔利班领导人, 包括副埃米尔穆拉·雅各布(未列名)和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未列名)开始指示塔利班指挥官告诉其属下不要进行这种互动, 并将这种行为称为背叛。¹ 塔利班官兵基本上无视这一命令, 导致塔利班于 6 月 17 日发表声明, 指示其所有战斗人员在当天日落前离开政府控制地区, 恢复对阿富汗政府的圣战。¹

4. 塔利班领导人随后采取行动, 在全国范围内增加袭击次数, 并有系统地替换据信不愿阻止其战斗人员在政府控制地区与阿富汗平民友好相处的所有塔利班指挥官。受解职的指挥官被更强硬的塔利班人员取代, 这些人通常来自其他省份, 或者得到哈卡尼网络(TAc.012)的支持。² 赫拉特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开斋节停火后, 塔利班领导委员会用来自坎大哈的塔利班强硬派人物穆拉·穆尼卜(未列名)取代了赫拉特影子省长。前影子省长穆拉·阿卜杜勒·拉希姆·马南来自巴德吉斯省, 他仍然担任副省长, 而另一名强硬派人物穆拉·萨马德(未列名)为另一名副省长, 并被任命为该省情报负责人。据报, 来自其他省份的一些接替者带来了自己的塔利班红色部队,³ 这可能是为了与那些碰巧有共同的部落或其他背景的当地部落长老或政府官员保护距离。监测组在其第九次报告中报告了塔利班领导人先前进行的类似人员更换(S/2018/466, 第 4 段)。

5. 塔利班也在战斗中失去了一些高级领导人, 其中最重要的是穆拉·马南·阿洪德·马南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的空袭中死亡。⁴ 穆拉·马南是赫尔曼德省的影

¹ 塔利班的声明。

² 一名阿富汗官员表示, 哈卡尼网络影响了 22 名塔利班影子省长的提名。

³ 塔利班突击队或特种部队, 也称为“Sre Kita”(普什图语)。

⁴ 塔利班在 2018 年 12 月 2 日发表声明, 确认穆拉·马南已死亡。

子省长，领导该省的军事行动，是南部地区级别最高的塔利班领导人。穆拉·马南的接替者是穆拉·沙拉夫丁·塔基，据报这一任命在塔利班内部引起了摩擦，因为许多人认为，接替穆拉·马南的首选人物应该是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萨达尔(未列名)。⁵ 据报穆拉·塔基本人在 2019 年 4 月的一次空袭中丧生。

6. 2018 年 9 月，塔利班宣布哈卡尼网络创始人贾拉勒丁·哈卡尼(TAi.040)死亡。哈卡尼的儿子西拉杰丁·杰拉卢丁·哈卡尼(TAi.144)自 2016 年 5 月下旬以来一直是塔利班领导人 Haibatullah Akhundzada(未列名)的副手，同时也担任哈卡尼网络的负责人。官员们报告说，老哈卡尼几年前久病去世。尽管塔利班宣布了他的死讯，但这对战场不会产生明显影响。2018 年 11 月，塔利班对来自坎大哈的另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托雷克·阿迦(TAi.174)的死亡发表了吊唁声明。

7. 关于军事行动，开斋节停火后不久，塔利班于 6 月下旬在巴德吉斯省和法拉省对阿富汗政府军发动攻势。7 月和 8 月，塔利班又在朱兹詹省发起行动，以消灭他们的伊黎伊斯兰国对手。截至 2018 年 6 月 19 日，塔利班在阿富汗 21 个省恢复了大小规模的袭击，这表明塔利班对其战斗部队的指挥和控制很强。最显著的行动是 2018 年 8 月 10 日至 14 日对加兹尼市的袭击和短暂占领。许多人认为这次袭击是塔利班对政府提出的在 8 月 21 日和 22 日进行宰牲节第二次停火的坚决反击。

8. 2018 年 6 月 28 日，斯科特·米勒中将被任命为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驻阿富汗部队新指挥官，北约于 7 月 12 日重申该联盟将对阿富汗部队的财政支持延长至 2024 年，以此支持其在阿富汗的任务。此后不久，即发生了对加兹尼的袭击。

9. 面对阿富汗军队的坚决反击和美国的空中支援，塔利班未能守住加兹尼。塔利班随后在放火焚烧政府大楼后撤出了该市。据报塔利班在发动袭击前，在法拉省和赫拉特省设法集结了 800 至 1 200 名战斗人员，还从巴德吉斯省和赫尔曼德省调集了精锐红色部队。塔利班部队封锁了关键交通线路，从而阻止了对方增援部队的到来；同时使用缴获的制服和车辆发动多管齐下的攻击，以实现战术突袭。塔利班展现了先进的作战能力，因此，一些地方安全官员指责该组织获得了来自外部的建议和支持。

10. 塔利班利用其武库中新进的夜视瞄准镜和狙击步枪，对孤立的检查站进行夜间袭击，从而继续削弱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士气。这种简单而有效的策略对塔利班控制农村地区的战斗起了助进作用，这也可能是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今年向塔利班部队进一步让步的一个关键原因，这样做的目的是巩固政府控制地区，而不在偏远的军事前哨承受过多伤亡。

11. 塔利班还继续实施 2018 年春季针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高级人员发起的进攻威胁。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暗杀坎大哈市警察局长阿卜杜勒·拉奇克将军。拉奇克将军在 2018 年 10 月一次内部人的袭击中丧生，这次袭击还导致国家安全

⁵ 塔利班军事委员会负责人，见监测组第九次报告(S/2018/466，第 3 段)。

局赫尔曼德省负责人死亡，坎大哈省省长受伤，米勒中将险些遇难。塔利班发动的其他袭击包括 6 月份杀害内政部特种部队在帕克蒂卡省的指挥官，2019 年 1 月暗杀国家安全局盖萨尔县负责人，以及 3 月在赫尔曼德实施爆炸，造成安全局在该省的副局长死亡。

12. 必须强调，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以及国际军事部队也给塔利班部队造成重创，其人员伤亡惨重。从 2018 年 6 月起，阿富汗部队在 Nad-e Ali、Nawa、Garmsir、Nahr-e Saraj、Sangin 和 Washer 县(这些都是赫尔曼德省的关键地点)开展了进攻行动，以控制从 Nahr-e Saraj 经 Sangin 至 Kajaki 的 601 号战略公路。塔利班部队已被击退，阿富汗部队通过设立检查站和加强对新设立前哨的后勤供应，对收复地区建立了控制。这些行动减轻了对省会拉什卡尔加的压力，阿富汗国家警察和国家安全局已在该市部分地区，例如此前一直在塔利班控制和影响下的 Babaji 地区恢复行动。

B. 对 2019 年战斗季的预期

13. 塔利班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宣布开始春季攻势，称之为“胜利”(“Al-Fath”)行动，这表明其对来年有信心。与去年春天的攻势相比，这一次的声明并不引人注目，因为它宣称的是一以贯之的目标，即在该国建立伊斯兰体系和结束外国占领。在提及阿富汗政府时语气有所改变，称其为喀布尔政府而不是傀儡政权。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也采取了一种更微妙的态度，称如果他们叛变，可以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有迹象表明，双方都在为加强军事行动做准备。2019 年战斗季的初期形势似乎证实了暴力增加的预期。

14. 会员国预计，随着任何谈判的推进，塔利班将在 2019 年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从而增加对阿富汗政府的压力。许多官员表示，塔利班领导人为了实现他们认为现已在望的政治目标，准备接受更大的伤亡。据报在冬季，支持塔利班的宗教学校大网络在国外的阿富汗难民中招募人员的数目有所增加，比率高于正常水平。据报给予学生三个月的延缓期，以鼓励他们参与反对政府军的敌对行动。

15. 会员国对塔利班战斗人员人数的估计从 55 000 人到 85 000 人不等。较高的估计数可能包括活跃在夏季战斗季的战斗人员，夏季战斗季通常从 4 月份开始。如果算上塔利班协助者和非战斗人员，总数可能达到大约 10 万人。阿富汗官员表示，仅在停火期间，估计就有 30 000 名塔利班战斗人员进入政府控制区，这可有力显示塔利班的总兵力情况。根据监测组掌握的所有信息，塔利班在人员招募、筹资、武器或弹药方面显然并不匮乏。

1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塔利班和政府军争夺对阿富汗 40%至 50%领土的控制权，据报，目前有 25 至 30 个县完全在塔利班控制之下，这一数字大约是监测组第九次报告所报数字的两倍(S/2018/466，第 18 段)。然而，官员们指出，塔利班在连续几个战斗季节都没有实现夺取和控制一个省会城市这一持久目标。

17.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官员对目前定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安全筹备工作表示特别关切。许多人指出，打击塔利班和保护选举这两者很难同时兼顾，2018 年 10 月的议会选举证明了这一点。

C.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18. 塔利班仍然是在阿富汗活动的所有外国恐怖主义团体的主要伙伴，但伊黎伊斯兰国除外。如先前所述(S/2018/466, 第 19 段)，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哈卡尼网络、⁶ 虔诚军(QDe.118)、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以及近 20 个其他区域和全球重点团体合作并保持密切联系。为获得安全庇护和增进自己的作战能力，外国作战人员继续在塔利班的保护下在阿富汗多个省份开展行动，其活动水平未见减弱。

19. 基地组织继续将阿富汗视为其领导人的安全庇护地，因为它与塔利班有着长期牢固的关系。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哈姆扎·乌萨马·穆罕默德·本·拉丹(QDi.421)和塔利班领导人一再强调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之间联盟的重要性。在塔利班的保护伞下，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各地的活动越来越强，比近年来更加活跃。基地组织正在寻求加强其在巴达赫尚省的存在，特别是在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 Shighnan 县。基地组织也渴望扩大其在帕克蒂卡省 Barmal 县的存在。它一直与虔诚军和哈卡尼网络密切合作，加强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力量集结。基地组织成员充当塔利班人员及其家人的教官和宗教教师。⁷

20. 阿富汗官员报告说，目前在阿富汗活动的基地组织成员估计约有 240 人，大多位于巴达赫尚、库纳尔和查布尔省。据报，基地组织干部领导人和导师也经常活跃在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一些基地组织活动分子据报从埃及抵达了阿富汗。

21. 与前几年一样，基地组织在 2018 年发表声明，强调塔利班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是所有穆斯林效仿的榜样，其中包括扎瓦希里在 8 月份发布一段五分钟视频，称基地组织认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是复兴的哈里发的核心，并敦促所有穆斯林支持塔利班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反对十字军运动的战争。

22. 在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领导人大毛拉·法兹卢拉(QDi.352)和哈卡尼网络创始人贾拉勒丁·哈卡尼据报死亡后，扎瓦希里和基地组织总指挥部于 8 月和 9 月发表了悼词。

D.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以及与犯罪活动和犯罪组织的联系

23. 塔利班继续调整和扩大其维持和创造财政收入以支持其行动的能力。塔利班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毒品、非法矿物和其他资源开采、税收、勒索、销售商业和政府服务及财产以及来自国外的捐赠。

24. 阿富汗官员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其《2018 年阿富汗鸦片情况调查》中强调指出，自 2017 年创纪录水平以来，阿富

⁶ 哈卡尼网络是塔利班的正式组成部分。

⁷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汗罂粟种植的面积下降了 20%，但种植面积仍处于有史以来的第二高水平，估计约为 263 000 公顷，减少了 65 000 公顷，这与 2018 年该国许多地方的干旱状况有关。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表示，由于种植总产出降低，鸦片产量从 2017 年的 9 000 吨下降了 29%(估计为 6 400 吨)。

25. 阿富汗军队和国际军队均加强了对阿富汗境内鸦片生产地的定向空袭。似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努力促成了非法毒品贸易大幅减少。阿富汗当局报告称，2019 年前两个月，禁毒当局发起了 839 次行动，拘留了 924 人，包括 9 名警察、2 名特勤人员、1 名外国公民和 15 名妇女。在过去一年中，毒品缉获量约为每月一吨。

26. 尽管罂粟产量下降，但参与国际毒品贸易仍然是塔利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阿富汗官员估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塔利班的毒品收入约为 4 亿美元。这一总数保持稳定，也是监测组第九次(S/2018/466)和第七次(S/2016/842)报告所报的毒品收入数额。如监测组第八次报告所述(S/2017/409，第 10 段)，塔利班现在控制着毒品生产的所有方面，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总收入甚至更高。阿富汗官员还指出，塔利班正在扩展生产结晶甲基苯丙胺，目前似乎只供国内消费。⁸

27. 除了监测组以前报告的毒品出口路线外，阿富汗官员还强调指出，存在海洛因从阿富汗经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巴尔干进入西欧的一条新路线。据报，2018 年在阿塞拜疆缉获了约 900 公斤海洛因，比前几年大幅增加。⁹

28. 监测组曾强调过塔利班通过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和对阿富汗的商业采矿活动敲诈勒索获得收入的情况，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几项建议(S/2015/79，第 22-30 段；S/2015/648，第 42-47 段；S/2016/842，第 49-54 段)。监测组继续与阿富汗当局，特别是矿产和石油部保持经常联系，以监测和了解非法开采矿产资源为塔利班和伊黎伊斯兰国创收的最新情况。

29. 根据矿产和石油部的估计，塔利班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目前没有从非法采矿中获得大量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阿富汗滑石、大理石、青金石和其他宝石的价格下降。塔利班暂停了在巴达赫尚省的采矿活动，至少部分是因为市场价格下跌。在其他情况下，塔利班通过对在其控制下的领土上的当地开采活动征税(就像对其他形式的商业活动一样)，从采矿活动中获取收入。

30. 阿富汗官员承认，阿富汗于 2019 年 1 月被暂停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该倡议是为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行业建立善治标准的全球机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理事会的一份声明指出，阿富汗实施该倡议的环境特别具有挑战性，但认为阿富汗在执行采掘业透明度倡议标准方面总体进展不足。尽管该倡议作出了上述决定，阿富汗正在推进一系列举措，以改善其采矿部门的透明度和治理。矿产和石油部提出了监管矿产销售和许可证的新法律。这些法律一旦实施，将使该部加大对采矿合同管理的监管力度，并为其提供更多工具以防止非法采矿。

⁸ 例如，2018 年，阿富汗缉毒警察缴获了 200 公斤结晶甲基苯丙胺。

⁹ 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31. 2018年10月，阿富汗政府通过了《矿产法》，为采掘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法还规定了一个制衡制度，以确保获得采矿合同的招标过程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将公布所有不受中央政府监管或在政府控制之外地区运营的矿产开采公司的名字。矿产和石油部告知监测组，为支持这些措施，该部已启动一项举措，在2019年底之前勘查和测绘阿富汗16个省的矿藏。在安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对其他省份展开勘测。

32. 矿产和石油部也在努力发展阿富汗提炼滑石的本地能力，阿富汗滑石目前是出口到巴基斯坦做进一步加工。为了促进滑石的国内提炼，该部正在对滑石出口征税。随着提炼水平的提高，出口税会减少。对大理石、铬铁矿、铜和铁而言，提高精炼能力也是一个优先事项。

33. 赫尔曼德省的一些大理石采石场仍然处于塔利班的直接控制或强大影响之下。位于赫拉特市以东约125公里处的Salmah大坝地区是许多大理石采石场的所在地。虽然这些采石场在政府控制之下，但通往赫拉特市的运输路线受到塔利班的干扰，而大理石荒料需要运往该市进行提炼。尽管赫拉特市的公司现在能够提炼大理石(而不是出口提炼)，但大理石在运往阿富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边境时同样容易受到塔利班的勒索。精炼大理石远比未经加工的大理石荒料更有价值。

34. 监测组获悉，一些地区缺乏政府控制，可能导致有组织犯罪团伙前来开采矿产资源。官员们指出，有组织的团伙正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越境进入赫拉特省的欣丹德县，以开采白云母。¹⁰ 欣丹德县是争夺激烈的一个地区，那里驻有穆拉·萨马德领导的大量塔利班部队。

35. 阿富汗官员报告说，塔利班与包括霍斯特、帕克蒂亚、帕克蒂卡、昆都士、塔哈尔和巴达赫尚在内的一些省份的有组织犯罪团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50/50的伙伴关系，这使塔利班能够利用海洛因、大麻叶、松果、敲诈当地企业以及销售重新组装的汽车¹¹和汽车零部件进行创收。

36. 监测组在第九次报告中强调了居住在海湾国家和阿富汗邻国的富裕捐助者和塔利班赞助者发挥的作用(S/2018/466, 第33段)。在过去一年里，安全和情报官员报告说，有一个由个人、公司、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组成的网络，他们为塔利班提供资金和洗钱。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各种慈善基金会每年向哈卡尼网络捐赠约6000万美元。¹² 这种关系的中间人是沙特阿拉伯国民西拉杰丁·哈卡尼的一个妻子。

37. 监测组还获悉，塔利班支持者小心谨慎地通过向当地贸易商和幌子公司提供现金来输送他们的捐款。组织这些捐赠的塔利班协助者包括纳西尔丁·哈卡尼(TAi.146)、纳吉布拉·哈卡尼(TAi.071)、Jamaal Uddin Agha(未列名)、艾哈

¹⁰ 片状白云母是一种绝缘体，适合用于制造电气设备的专用零件。废料、薄片和磨碎的白云母在各种油漆、表面处理和制成品中用作填料和补充剂。

¹¹ 汽车经常被拆解后运入该国，以避免缴纳进口税。到达阿富汗后，这些车辆被重新组装后出售，以获得更大利润。

¹²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迈德·沙阿·努尔扎伊·奥贝杜拉(TAi.166)和已故的穆拉·曼苏尔·达杜拉和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沙阿·穆罕默德(TAi.011)。

38. 会员国报告说，塔利班的某些成员访问了海湾国家，收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现金捐款。随后将小额现金交给经常进行宗教朝圣的阿富汗知名商人，从而利用在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阿富汗侨民中已经存在的阿富汗部落网络筹集资金。有关个人未被公开告知钱的用途，专门选择让那些朝圣后即将返回的人带钱，因为他们在途中不太可能被搜查。这些人返回后，塔利班指挥官收走其中一些资金，允许带钱者自留一部分。

39. 在海湾国家和俾路支省拥有合法商业利益的个人也为塔利班洗钱并与塔利班分享利润。据报，阿卜杜勒·拉扎克·阿洪德·拉拉·阿洪德(TAi.053)利用贩毒所得利润进行洗钱。监测组继续收到报告称，法伊祖拉·努尔扎伊(TAi.153)和马利克·努尔扎伊(TAi.154)从事洗钱活动，并通过从日本进出口汽车零部件向塔利班提供资金。监测组曾报告过努尔扎伊兄弟的活动(S/2012/683, 第 46 和 47 段；S/2013/656, 第 16 段；S/2014/402, 第 31 段)。已知他们在日本、巴基斯坦卡拉奇和俾路支省杰曼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都有业务。据报，努尔扎伊兄弟使用塔利班最高委员会成员、前塔利班南部地区军事指挥官穆拉·扎基尔(未列名)提供的资金。

二. 和平进程

40. 虽然阿富汗过去一年发生了暴力事件，但朝着和平会谈首次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2018 年 6 月，加尼先生邀请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举行直接会谈，并提出愿将停火延长一年，但没有成功。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成员与塔利班领导人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会谈，敦促他们延长开斋节停火。如前所述，塔利班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命令官兵返回前线。不过，在为期三天的停火期间，政府官员与高级和平委员会成员会见了塔利班成员。这些互动突出表明，许多塔利班战斗人员对持续的冲突感到疲惫，对和平抱有强烈的愿望。

41. 另一个里程碑是塔利班宣布由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施塔内克扎伊·帕德沙汗(TAi.067)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于 7 月 23 日在多哈会见了美国官员。随后，9 月，新任命的美国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扎勒迈·哈利勒扎德抵达阿富汗，开始为未来的谈判做准备。

42. 10 月 25 日，巴基斯坦宣布释放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阿卜杜勒·艾哈迈德·图尔克(TAi.024)，让其参加多哈会谈。作为塔利班运动的创始成员之一，巴拉达尔离开并加入代表团被解读为释放了一种信号，即塔利班希望表明他们对谈判的认真态度。2019 年 1 月 24 日，塔利班宣布任命巴拉达尔为海巴图拉负责政治事务的副手。

43. 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表示，他们打算推动和平进程，但不会不惜任何代价。特别是，他们渴望保留他们所认为的过去 18 年的积极成就。同时，他们感到不安的是，美国可能在未与阿富汗政府协商的情况下迅速向前迈进。有人在社交媒

体上宣布打算撤出目前驻扎在阿富汗的一半美国部队，这一消息引起了阿富汗官员的关切。

44. 塔利班在 2019 年 1 月初取消了与美国的会谈，因为他们不愿同意与阿富汗政府接触。他们坚持其一直以来的要求，即外国部队撤出、审查《阿富汗宪法》、将塔利班从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名单中除名，并释放目前被阿富汗政府关押的所有塔利班被拘留者。监测组的阿富汗和其他对话者评估认为，塔利班在目前的局势中没有必要让步。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即该团体只是会继续谈判，但并不真想达成解决办法。

45. 2019 年 2 月，塔利班和阿富汗知名人士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对话的结果是双方承诺找到政治解决办法。

4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举行了两次伊斯兰会议，会议驳斥了塔利班认为阿富汗冲突可被视为一场神圣斗争或圣战的观点。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5 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组织者是来自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者。第二次会议由伊斯兰合作组织主办，于 2018 年 7 月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议作出的法特瓦(教法判决)宣布，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负有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办法的宗教义务。¹³ 这引起了塔利班高级领导人的担忧，他们试图将这些法令斥为美国法特瓦，但伊斯兰高级神职人员和学者对实现和平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显然在一些塔利班成员中引起了质疑。

47. 无论从和解还是安全的角度看，2019 年的政治时间表可能有问题。人们期望迄今举行的和平谈判能在今年取得重大进展。计划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举行的协商大支尔格会议构成后勤和安全方面的挑战，该会议对阿富汗内部和平进程将产生多大影响目前尚不明朗。总统任期需要在 2019 年举行选举，一些政治人物辩称，该任期将于 5 月结束，比最早可能于 9 月举行选举的日期早 4 个月。会员国预计，塔利班将试图破坏这些进程，因为它们不希望看到阿富汗其他各方在和平谈判取得进展之前确立更强有力的授权。

三.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情况

48. 2018 年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遭遇了军事挫折、地盘缩减和高级领导人的持续减员。伊黎伊斯兰国沿斯平格尔山脉的前据点已被侵蚀，退至楠格哈尔省 Achin 县的零星地区。试图向阿富汗东南的帕克蒂亚省和洛加尔省扩张的努力失败了。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和国际军事行动夺回了伊黎伊斯兰国曾经控制的大部分领土，而塔利班也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对楠格哈尔其他地区的控制。伊黎伊斯兰国因此无法保持前几年的行动节奏。

¹³ 高级和平委员会表示，在阿富汗各地分发了数十万份法特瓦供公众阅读。

49. 目前,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东部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组织或开放的人员驻扎, 驻扎的人员仍然集中在东部的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监测组根据一组会员国的评估, 估计战斗人员总数在 2 500 至 4 000 人之间。

50. 2018 年 8 月 25 日, 阿富汗总统副发言人发表声明, 宣布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省(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QDe.161)领导人 Abu Sayed Bajauri 在楠格哈尔省 Khogyani 县的空袭中丧生。后来, 12 月 31 日宣布,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代理领导人 Qari Riaz 在楠格哈尔省 Chaparhar 县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伊黎伊斯兰国目前在阿富汗的领导人是第四任领导人 Mawlawi Ziya ul-Haq(别名 Abu Omar al-Khorasani, 未列名)。伊黎伊斯兰国的大多数领导人和成员仍是以前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有关联的人员。

51. 楠格哈尔省的伊黎伊斯兰国与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核心机构保持直接关系。在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与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讨论重要的人员任命问题, 并协调发布宣传录像, 然后以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传播。

52. 在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的财政资源以前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核心机构。目前, 在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似乎更依赖于开展活动自筹资金。伊黎伊斯兰国官兵的薪资似乎已大幅减少。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收入目前来自对当地资源的开采, 包括非法采矿活动、木材采伐、敲诈运输企业、对当地家庭征税、从海外清真寺筹集团结资金以及国际捐款。

53.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遭受了严重挫败: 2018 年 7 月, 曾由塔利班前指挥官卡里·希克马图拉领导的属下在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被击败。2018 年 4 月, 乌兹别克族的希克马图拉在法利亚布省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他的副手、另一名乌兹别克族塔利班前指挥官莫拉维·哈比卜·拉赫曼(未列名)继续领导该团体。阿富汗特种部队更多有针对性的袭击和空袭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 塔利班部队则包围了留在朱兹詹省最南端的两个县, Darzab 和 Qush Tepah 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据报告, 到 7 月下旬, 塔利班在该地区的 800 名战斗人员从三个方向向伊黎伊斯兰国最后一批抵抗分子收缩包围。到 7 月底, 经过 20 天的战斗, 伊黎伊斯兰国被击败, 200 人死亡。拉赫曼没有被塔利班打死, 而是向 Darzab 县的阿富汗部队投降, 投降的还有大约 250 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

54. 在投降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中, 大多数最终被送往 Bagram 监狱, 约 30 名未成年人仍被关押在喀布尔。阿富汗官员报告说, 25 至 3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也已投降, 但他们是向塔利班投降。其中大多数是中亚国籍, 但也有两名法国国民和两名印度尼西亚国民。从调查结果来看, 伊黎伊斯兰国在朱兹詹的分支似乎与在楠格哈尔的伊黎伊斯兰国直接定期接触, 并通过他们收到所有通信, 除这一渠道外未与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核心机构进行独立沟通。

55. 塔利班迅速宣布胜利, 并发表声明称, 朱兹詹省的伊黎伊斯兰国已被消灭。虽然伊黎伊斯兰国在朱兹詹失败的部分原因是阿富汗部队和盟军的共同努力, 但塔利班在宣传上获得了成功。

56. 从 2018 年 10 月中旬开始，塔利班在阿富汗东部对伊黎伊斯兰国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并于 4 月进一步加强了在库纳尔省的攻击力度。在塔利班看来，在朱兹詹击败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给其带来了宣传上的成功，因此它可能会优先考虑进一步进攻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阿富汗安全部队加强了对阿富汗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的打击行动。自 2018 年 4 月以来，共发动了大约 300 次陆地和空中行动，打死约 1 200 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行动重点是楠格哈尔省南部的 Khogyani、Pachir wa Agam 和 Kot 县。阿富汗官员说，由于阿富汗国民军的压力，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撤退到东部边界以外。

57. 随着伊黎伊斯兰国在朱兹詹灭亡并在楠格哈尔遭受相应损失，伊黎伊斯兰国越来越多地声称，对喀布尔和其他地方的高调袭击负责。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声称负责的高调袭击包括：2018 年 5 月 30 日对喀布尔内政部新大院的复合式自杀袭击；6 月 16 日对塔利班战斗人员与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在楠格哈尔举行的开斋节庆祝集会发动的自杀式袭击；¹⁴ 8 月 16 日对喀布尔国家安全局办公室入口区的自杀式袭击；8 月 21 日在加尼先生发表讲话时对总统府发动的火箭袭击；在有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尼夫·阿特马尔和其他几名著名官员参加的在喀布尔举行的纪念前哈扎拉领导人阿卜杜勒·阿里·马扎里¹⁵ 的活动期间发动的火箭袭击；2019 年 4 月 20 日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遭到的复合式自杀袭击。

58. 然而，伊黎伊斯兰国声称负责的大多数袭击针对的是什叶派社区等软目标，或是 2018 年夏秋期间与阿富汗议会选举有关的活动。在贾拉拉巴德发生的几起自杀式袭击中，7 月 1 日的一起袭击针对前往楠格哈尔省省长大院与加尼先生会晤的一个锡克和印度教代表团，造成 19 人死亡。¹⁶ 更多袭击包括：7 月 28 日对贾拉拉巴德一个产科中心的袭击；¹⁷ 7 月 31 日对贾拉拉巴德难民和归国部的一起复合式自杀袭击，造成 15 人死亡，结果阿富汗国民军直接接管了该市的安全。

59. 在楠格哈尔省以外，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声称袭击了一些什叶派平民目标，包括对加德兹市一座清真寺的自杀式袭击，8 月 15 日对喀布尔一所哈扎拉学校的自杀式袭击，9 月 5 日对众所周知哈扎拉社群经常光顾的喀布尔体育俱乐部发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袭击，造成约 20 名平民死亡。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还于 9 月 9 日在喀布尔对纪念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去世的年度集会发动自杀式袭击，并于 10 月 31 日对一辆运送喀布尔 Pul-e-Charkhi 监狱安保人员上班的巴士发动自杀式袭击。

¹⁴ 伊黎伊斯兰国被排除在政府提出停火的范围之外，该团体也未主动提出参加停火。塔利班迅速关注这一事件，命令塔利班战斗人员避免参与这种集会，从而同时避免与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进行任何不必要的亲密接触。

¹⁵ 著名的什叶派、哈扎拉族领导人阿卜杜勒·阿里·马扎里于 1995 年遭塔利班杀害。2017 年为马扎里举行的一次类似纪念活动也遭到袭击。

¹⁶ 死者中有竞选阿富汗议会席位的唯一锡克候选人 Avtar Singh Khalsa 先生。

¹⁷ 伊黎伊斯兰国后来声称，该袭击的目标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办事处。

60. 阿富汗官员证实，伊黎伊斯兰国声称负责的 2018 年 3 月 25 日对赫拉特市纳比阿克兰什叶派清真寺的自杀式袭击确实系该团体所为。据报告，两名被炸死的自杀式袭击者都是阿富汗国民，但仅知道他们的民族化名：Ali al-Tajik 和 Mustafa al-Uzbek。这些信息是通过审问第三名成员获得的，该成员名为 Abdul Hamid Khadem(别名 Abu Bakr al-Khorasani)，23 岁，是法拉省 Kush Kalay 的 Noorzai 部落成员，被拘留时住在赫拉特市第 9 区(也称为阿拉伯区)。该团伙是在楠格哈尔和库纳尔边界地区组建的，然后被派往古尔省，他们很可能在古尔省得到附属于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小型支持者网络的庇护和援助。前两人从古尔前往赫拉特市，先与 Khadem 进行了联络，之后便袭击了清真寺。

61. 另一起据信由伊黎伊斯兰国实施但仍在调查的事件是 2018 年 8 月 3 日对加德兹市附近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的袭击，3 名自杀式袭击者杀害了 38 名礼拜者。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第二天声称对袭击负责。安全方面的消息来源称，该清真寺也是选民登记中心，这可能是该袭击的另一动机，而不仅是宗派袭击。同样的消息来源称，当地逊尼派民众支持什叶派民众，两个群体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据了解，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先前从未在帕克蒂亚省发动过袭击。

62.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实际发动的袭击数目仍不确定。一些阿富汗官员评估认为，哈卡尼网络对其中一些袭击负责，特别是那些针对军事和政府设施或人员等被视为硬目标的袭击。然而，这些对话者承认，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有能力对什叶派哈拉扎社区的平民等软目标发动袭击。

63. 根据阿富汗各地官员的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建立并继续维持一个秘密的潜伏小组网络。潜伏小组名义上由伊黎伊斯兰国在库纳尔和楠格哈尔的指挥与控制人员领导，范围覆盖喀布尔和全国其他省份。

64. 尽管所谓的哈里发及其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领土已在军事上消亡，但向监测组报告的从上述两国转移至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人数一直很少。阿富汗境内有在伊拉克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作战经验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所占比例估计仍约为 10%。据评估，阿富汗吸引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仍主要来自中亚和南亚地区。

65. 会员国对阿富汗监狱内，特别是喀布尔东部的 Pul-e-Charkhi 监狱内的激进化和恐怖主义活动表示关切。监狱人满为患，没有适当的制度将极端主义囚犯与包括毒贩和其他有组织犯罪分子在内的其他囚犯隔离开，也未能阻止极端主义囚犯与监狱外、阿富汗境内或国外的极端分子联系。一个会员国报告了在 Pul-e-Charkhi 策划外部袭击的活动。

6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阿富汗政府，强调监狱中激进化和策划袭击活动的风险，请阿富汗官员介绍他们对 Pul-e-Charkhi 和任何其他类似监狱情况的了解以及为减轻风险，他们在咨询或能力建设方面有哪些要求。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67. 阿富汗官员表示,目前有 20 多个区域和国际恐怖主义团体正在阿富汗境内同政府部队作战,主战场是边境地区。这些团体包括目前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下列名的团体。除伊黎伊斯兰国外,这些团体广泛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结盟。会员国估计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 8 000 至 10 000 人之间,与以前向监测组报告的数字相似。他们大多数来自巴基斯坦,包括莫赫曼德、巴焦尔、奥拉格宰、南瓦济里斯坦和北瓦济里斯坦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人数较多的地区主要是与巴基斯坦跨境的阿富汗省份,地处偏远,常规军事部队难以进入这些地区。许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团体在 Kunar、Loya Paktiya 和 Zabul 等边境地区行动并建立了庇护所。

68. 阿富汗官员说,属于哈卡尼网络的 1 800 至 2 000 名战斗人员领导塔利班在霍斯特省、帕克蒂亚省和帕克蒂卡省的行动。哈卡尼网络成员的影响体现在他们把持着该地区所有关键的影子政府职位,包括影子省长和所有影子县长的职位。哈卡尼网络得到在哈卡尼队伍和塔利班队伍内部活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战斗人员的支持。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人员分为参与阿富汗行动者和忠于该团体前领导人巴伊图拉·马哈苏德¹⁸ 的一派,后者主要集中从事反巴基斯坦活动。

69. 2018 年 6 月,在库纳尔靠近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 Marawarah 县,一次无人机袭击打死了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领导人大毛拉·法兹卢拉(Qdi.352),据报他的四名副指挥官也被打死。之后阿富汗国防部和该团体发言人 Mohammad Khurasani 先后证实了这一死讯,该发言人同时宣布任命 Mufti Noor Wali Mehsud(未列名)为该团体的新领导人。¹⁹ 在新领导人的带领下,该团体继续活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目前,在库纳尔、帕克蒂亚和帕克蒂卡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战斗人员总数估计超过 3 500 人。

70. 库纳尔省仍然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重点地区。据报告,在那里开展行动的较知名团体中,虔诚军继续担任招募和财政支助活动的主要协助者(S/2018/466, 第 59 段)。阿富汗官员说,大约 500 名虔诚军成员在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活动。据报该团体试图管理塔利班和伊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并达成某种休战,但最近该团体与伊黎伊斯兰国保持距离,并发挥更为中立的作用。

71. 阿富汗官员称,自由人党(QDe.152)分裂成两个派别。超过一半的战斗人员加入了新组织 Jamaat Hizbi Ahrar, 由 Mawlawi Umar Khorasani (未列名)担任其领导

¹⁸ 巴伊图拉·马哈苏德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首位埃米尔,曾领导该团体在南瓦济里斯坦和北瓦济里斯坦的一大派别。巴基斯坦官员说,马哈苏德于 2007 年 12 月实施了对贝娜齐尔·布托的暗杀。2009 年,马哈苏德在巴基斯坦境内一次疑似美国无人机袭击中丧生。

¹⁹ Mufti Noor Wali Mehsud 既是宗教学者,也是经验丰富的战士,据报告,他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行动的前负责人。Noor Wali 是南瓦济里斯坦人,主要以强烈反对脊灰免疫运动而闻名。任命马哈苏德部落的成员很可能是为了在该团体内形成更好的团结。

人。另一派别继续使用自由人党这一名称。这两个团体都主要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开展行动。

72. 在阿富汗，中亚团体在行动和财政方面受塔利班直接控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总兵力不超过 100 人，其中一半是家属，在法利亚布省和朱兹詹省开展行动。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QDe.158)有一个在阿富汗行动的小组，约有 40 名战斗人员，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并为塔利班开展行动。在阿富汗北部塔哈尔省和巴达赫尚省的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由大约 50 名战斗人员组成，也由塔利班控制。

73. 自从伊黎伊斯兰国在朱兹詹战败以来，据推测，同情伊黎伊斯兰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由于担心塔利班报复而隐瞒了他们的忠诚。一些中亚团体可能怀有在中亚发动袭击的野心，但塔利班目前不允许受其影响的团体从事任何可能导致有人指责他们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而不是阿富汗国内武装力量的行为。会员国评估认为，如果在阿富汗和解方面取得进展，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届时其中一些个人可能会宣布效忠伊黎伊斯兰国，并着手策划国际性袭击。此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巴达赫尚开展行动，由大约 4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组成，呼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其活动提供更多支持。

五. 制裁的执行

A. 旅行禁令

74. 如同以往报告期(S/2017/409, 第 41 段; S/2018/466, 第 64 段)，监测组继续不时看到关于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名单所列人员旅行的公开报道，旅行经常与开启塔利班运动与阿富汗政府直接谈判的努力有关，在有些情况下是为了与宗教学者接触。安全理事会第 2255(2015)号决议第 19 和 20 段对名单所列人员为参加支持和平与和解的会议而进行的必要旅行规定了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相关具体豁免程序。监测组定期与会员国接触，对其中许多情况采取后续行动，并强调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制度规定的义务。

75. 继这些努力之后，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于 4 月 6 日核准了对 11 名被列名的塔利班成员为期 9 个月的旅行禁令豁免，允许他们前往一系列未具体说明的目的地进行和平谈判。

7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有关会员国，回顾其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255(2015)号决议所述旅行禁令的义务，特别是遵守豁免程序的义务。委员会还应鼓励可能主持和平进程的会员国考虑随后向委员会口头通报与所作出的旅行禁令豁免相关的会谈取得的成果和任何进展，并履行第 2255(2015)号决议规定的其他报告义务。

B. 资产冻结

77. 阿富汗的金融监管当局继续在加强对该国银行和汇款部门的监管方面取得进展。所有获得许可的阿富汗金融服务提供商每年接受一次检查；对那些已查明有问题需要整改的提供商进行更频繁的检查 and 监督。虽然阿富汗所有金融机构必须根据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名单和第 1267(1999)号决议制裁名单筛查交易和

客户，如果发现匹配必须立即冻结这类资金，但许多金融机构仍保留进行此类审查的人工系统。这些名单以达里语和普什图语提供。阿富汗仍然几乎完全是付现经济，绝大多数人依赖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货币服务提供商进行日常交易。

78. 移动支付服务开始流行。这一部门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有希望帮助减少在该国的现金流动，并确保对个人的支付业务不那么容易受腐败或资金挪用的影响。目前有三家在阿富汗开展业务的公司提供移动支付服务。所有这些公司均受中央银行监管，必须设有金融情报中心，这些中心必须向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报告数额在 10 000 阿富汗尼或以上的所有交易，并在发现可疑交易时进行报告。

79. 阿富汗中央银行正在设法应对大规模现金转移所带来的风险，为此要求对 10 000 美元及以上现金的所有跨界流动进行登记，并向海关申报。在过去 18 个月中，海关署在所有机场和陆地边界实施了电子现金申报系统(该系统以前是手动系统)。还对喀布尔和各省银行的美元现金放款进行了管制。新要求规定，所有货币服务提供商必须使用计算机系统登记交易和提交可疑交易报告。阿富汗目前约有 1 300 个注册货币服务提供商，其中 70% 以上以电子方式提交现金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应当指出，一些货币服务提供商在没有可靠电力或互联网连接的地区经营。

80. 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公布对银行和货币服务提供商采取资产冻结和执行行动的信息，包括警告信、罚款和吊销许可证。该中心还提供关于受监管实体提交的可疑交易报告数目的数据。4 月中旬，该中心与国家安全局缔结了一项谅解备忘录，预计这将改善两个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并最终促进对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起诉。已经与包括阿富汗国家采购局在内的其他执法机构分享金融情报。

81. 监测组注意到，国际社会支持阿富汗金融监管机构以及银行和货币服务提供商部门进行能力建设，以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方面采用良好做法。阿富汗缔结了若干双边谅解备忘录，以进一步分享信息。随着该区域邻国金融情报中心之间加强合作和信息共享，阿富汗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将得到巩固。

82.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邻国金融情报中心之间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62(2019)号决议第 28 段的规定开展合作和信息共享，该段呼吁各国除其他外，加强国际合作，防止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包括为此确保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有效交流相关金融情报，并确保主管当局能够行使权力，有效回应国际合作请求。

C. 武器禁运

83. 阿富汗官员坚持认为，塔利班继续通过该区域的会员国接收武器和弹药。监测组看到的武器和弹药似乎主要是前苏联的小武器和轻武器。其中许多是苏联时期制造的，但看起来是新的，很可能曾作为剩余库存保存，最近才从油脂包装中取出。据称，向监测组报告的许多武器都去除了序列和批别的制造标记。

84. 监测组继续收到塔利班接收和使用夜视设备的报告和文件。这类设备的类型和来源各不相同，表明正在越来越多地供应某些商业和军事库存物品，同时塔利班有效骚扰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孤立检查站的能力已被证明是一种成功战术，用于夺取和控制领土，也被积极用于在这些检查站打击阿富汗部队的士气。监测组以前曾报告过 BAE 系统公司制造的 OASYS 通用热成像单筒望远镜的使用情况(S/2018/466，第 75 段)，这种使用仍在继续。除该特定系统外，还观察到了更多夜视设备的例子，包括前苏联库存的 1PN 系列以及商用 PULSAR 和 ATN ThOR-HD 夜视热成像仪。此种装备通常安装在步枪上，塔利班将其与德拉贡诺夫 7.62x54 毫米狙击步枪配合使用时效果最好，可以有效地瞄准 800 米甚至更远的目标。阿富汗地区官员说，他们认为塔利班部队每队 10 至 16 名塔利班战斗人员至少有一个此类夜视装置和狙击步枪。

六. 监测组的工作

A. 与会员国和非官方对话者的合作

8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与阿富汗政府保持定期联系和密切合作。2018 年 10 月和 11 月，监测组与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以及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主席一道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会议。监测组通过以下方式编写本报告收集有关阿富汗局势的资料：国际旅行以及与会员国情报和安全部门进行磋商；与阿富汗和国际的智囊团和其他非官方专家就塔利班和更广泛的阿富汗问题进行接触；与常驻纽约或访问纽约的对话者，尤其是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互动交流。

B.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86. 监测组继续与一系列国际和区域组织接触，以补充其与阿富汗政府就禁毒事项开展的工作。监测组与海上联合部队第 150 联合特遣队和世界海关组织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全球集装箱管制方案进行了接触，该方案过去曾提出应对源自塔利班的海洛因跨越印度洋运输的办法。监测组还继续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反恐怖主义中心就过境其成员国领土的类似阿富汗毒品运输进行协商。

C.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87. 继续与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保持密切频繁的接触，联阿援助团仍然是监测组处理第 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相关事项的关键推动者。这既包括支持监测组定期访问阿富汗，也包括访问间隙交换信息，使双方受益。监测组仍赞赏与联阿援助团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出色合作。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合作

88. 监测组继续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驻喀布尔的国家中央局保持联络,并继续与国际刑警组织法国里昂总部的工作组和部门联络。与国际刑警组织其他相关办事处开展了必要合作,以支持监测组开展工作,处理与第 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相关的事项。

E. 促进公开辩论

89.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中的分析和建议提出反馈意见,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1988mt@un.org)。
